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典第三十三卷

第二十三卷目錄

官制部彙考

上古
夏商周
秦漢
魏晉
隋唐
宋元
明清

陶師氏
有漢氏
周

周

經濟典第三十三卷

官制部彙考

上古

太昊伏羲氏以祀官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伏羲氏有祀瑞以節想官號曰

認師

按劉恕外紀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端始命

官而以龍馬為官號命朱襄為飛龍氏是者契吳

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將龍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氏是者契吳英為游龍氏是者契吳

按劉恕外紀神農氏有火瑞以火祀官故為火師而

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

北火中官為中火

黃帝有熊氏以雲官號左右大監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名皆以其命為生師謂左

右大監龍子萬國

應節曰黃帝受命有玄瑞故以雲祀事也春官

為青雲夏官為蒼木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

官為黃雲

少昊金大氏以鳥名官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曆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主者也青鳥氏

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從也鵲鳩氏

司事也五鳩氏者也五鳩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

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冠長無淫者也

按晉書食貨志昔在金天牧於民事命春官以耕稼

名夏官以耘耨秋官以收斂冬官以藏蓄

顓頊高陽氏以民事命五官

按劉恕外紀顓頊之世不能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

帝堯命官上曆案按時

按書經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

羲和氏和氏上曆案按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

案所以觀天之器以未子曰羲和十有九年授時而

已非是各行其力之事 新安陳氏曰羲和雖分

方與時其實連事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離分四

時實連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仰鳥獸孳尾

中命羲叔居南次平秩南訌敬致日大星天以正仲

夏厥民時鳥獸蕃阜

此居治南方之官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賓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啟仲秋厥民夷鳥獸長茂

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政也

仲冬厥民穠鳥獸氄毛

中命和叔宅朔方曰暵谷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

帝曰咨汝羲和罔日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九層曰上庶幾履歷

帝堯命官上曆案按時

按書經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

羲和氏和氏上曆案按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

案所以觀天之器以未子曰羲和十有九年授時而

已非是各行其力之事 新安陳氏曰羲和雖分

方與時其實連事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離分四

時實連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仰鳥獸孳尾

中命羲叔居南次平秩南訌敬致日大星天以正仲

夏厥民時鳥獸蕃阜

此居治南方之官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賓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啟仲秋厥民夷鳥獸長茂

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政也

仲冬厥民穠鳥獸氄毛

中命和叔宅朔方曰暵谷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

帝曰咨汝羲和罔日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九層曰上庶幾履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典第二十三卷官制部彙考

第二十三卷目錄

官制部彙考

上古

有虞氏

夏商

周

春秋

戰國

秦漢

魏晉

隋唐

宋元

明清

民國

現代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官制部彙考

按劉恕外紀神農氏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為大帥而

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

北火中官為中火

黃帝有熊氏以雲官為雲官左右大監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官名皆以其命為官師謂不

右大監謂子禹陶

應劭曰黃帝受命有玄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

為黃雲夏官為鶉雲秋官為西雲冬官為黑雲中

官為黃雲

少昊金大氏以鳥名官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曆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主者也青鳥氏

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正也鳴鳩氏

司馬也鳩氏司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

也五鳩氏者也五鳩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冠長無淫者也

按晉書食貨志舊在金天牧於民事命春官以耕稼

名夏官以耘耨秋官所以收穫冬官於焉蓋藏

顓頊高陽氏以民事命五官

按劉恕外紀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脩饒實能金木及水乃俾

重為木正日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句芒為火正

帝堯命官上曆象授時

按書經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

羲和氏和氏上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

家所以觀天之器以未子曰羲和十有九年授時而

已非是各行其力之事 新安陳氏曰羲和雖分

方與時其實連事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維分四

時實連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伐鳥獸孳尾

此處居治南方之官

中命羲叔居南次平秩南政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時鳥獸希革

此處居治南方之官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賓出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啟仲夏厥民夷鳥獸長茂

此處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政也

中命和叔宅朔方曰商飭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饒鳥獸氄毛

此處居治北方之官掌冬之政也

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按書經堯典上總之通和敬順是人也此分別仲叔各有事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第

六

九

惟若曉坊父連連農父若曰保宏又定辟制汝制制于酒

太史掌三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服休坐而論議之臣服果起而作事之臣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坊父迫逐建命農父順保萬民安制其經界以定法坊父政官司馬也土封斯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官司司空也土附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蘇氏曰一史掌邦法在王則則威家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傳曰清侯有長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視之為友者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父用威威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士人模虎虎賁時公曰嗚呼休茲知恤解哉

王左右之臣有數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志之有司曰常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常衣執紼御者曰虎賁虎賁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為武曰綴衣則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代之書他無所見記者公卿輔相之別名獻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二卿曰坊父農祭父文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于傳御僕從中錯舉一者以見其餘耳新案陳氏曰常任即主牧事所職必屬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主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即主學主學之入臣也又按康有仁一牧復周有九牧皆有邦國必有天子臣在朝者以親之知康則居攝上二牧周人卿伯九

二八司書長文

牧政政所關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親牧伯者職臨川吳氏曰伯長民者也文式時公為伯而宣化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而兼政於中蓋其職也華人掌法之官則法當如掌之平故曰華人綴衣虎賁也如華人掌犬之類虎賁者士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皆不可不謹擇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舉於王前咨厥諸能以五言不得其人為憂者詳說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言文武立政二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故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攝僕百司府府
此持獨御之官也趨馬準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攝僕攝持御之人百司若司義司庫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

大都小伯參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之伯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參人者一視至匠攝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未外也表對表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知如內人內膳大則是數尹之伯也雖師尹鍾師師尹學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更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十特見其長者則皆有意為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攝僕以恩寵親近而見庶府以寬賤人所易忽

而見參人恐其或與洋巧機詐以滿上心而見太史以奉違恐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太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修陳厥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統之曰庶常吉士庶常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諸侯之官莫不得人而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皆通於天子故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放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來子曰謂三官之屬與其屬耳亞旅謂司徒之屬旅即下士也

此王官之屬於諸侯四裔者也二華蓋為北奄殺戮為南老僂僂為西系系或以為衆戎以為裔各版未詳古者聲冠之地封疆之守或以封而使土古治之參錯於衣服之間是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百諸侯之卿以降惟別官名而無他稱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尊也新案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末在用任人準夫牧二宅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百司庶府以上此內百司所謂表臣也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司所謂表臣也以下一表臣見上為表臣也又武特得人之嘉此惟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宅傳人於內外庶常吉士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第六六九册 之一 一集

經濟編錄銓衡典第二十三卷官制部

官制通考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爲周禮皆不載或謂周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歸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官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一歲一見者一歲一見者一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修治事之官而宋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宋及言之也言未成而公之其周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全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情誠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上撫萬邦下撫萬民四征弗庭踐厥夷民六服章辟四不承德歸于宗周雍正治官上曰若甘大猷制治十未亂保邦十未危曰書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上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小才祗勤于德風夜不逮抑惟前代時君過數官立太師太傅太慈慈二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係者保其身德傳者傳之德義師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
少師少保少傅曰三孤成弘化質亮天地輔予一

人

孤特也一少雖三公之祿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孔氏曰師氏天子所師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舉於公尊尊於卿特置此二者則三公弘大道化

宰宰邦治總百官均四海
宰宰邦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宰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兼天子之相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民

地官卿主邦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訓擾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尉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衆也王民衆故稱司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衆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政馬故以司馬名官何異非政焉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禁姦惡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禁行攻劫曰寇盜姦惡刑強暴作亂者掌刑則曰刑而司寇者禁於未然也司寇掌刑上居四民將地利

各官卿主國宗士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大時

以興地利陳氏大猷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家宰之後司徒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曰伯者教之而而爵而不率者則大者如甲兵小者如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故以司空之官民終焉

六卿分職各守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召氏曰至宰別於六卿則固在朝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率其內伯外應周漢參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按制備大官宰

召氏曰宰大也王氏曰爾雅曰山田曰家宰於地尚高則職於上而家宰與六卿同謂之大官官總焉則宰宰於六卿獨絕家賈氏曰宰者調和羣衆之名家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備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家宰使帥其屬而序邦治
鄭師曰家宰一官其屬六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謂之大官何也曰以攝官之實職所以寵而尊之凡諸侯卿大夫以攝官主人之心病而釐正天上之萬事者皆莫先天地而後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如天官於家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與大臣也深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焉於家宰宰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以佐王均邦國

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字爲字在商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上下官爲口也

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人旅十人下士十人

林氏曰太宰三公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宰官也其卿則卿其官則三公以兼之故周公以太師位宰召公以太保位宰王車禮曰太宰既以事召公小宰亦以事召召公上調和之義則太宰總其大綱小宰次之宰夫攷受皆推行太宰之治均各以事付職况有曰太曰小曰夫之別乎即小司徒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人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賈氏曰什長謂一省十佐也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爲什長胥定有才智之稱陳君畢曰徒即今驛徒也

官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正長也中宮中官之長李景齊曰凡官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官伯中士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官伯中士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鄭康成曰伯長也

膳夫上士一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膳之善者也今時美物曰珍膳夫食官之長也王氏詳說曰膳夫得人則如膳嗣非人則如仲允此膳夫所以次於官伯也禮庫曰宮正官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桑之古人之急深矣緣此事甚難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學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既是人欲須防閑將帥可也後飲食之其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止乎若下之所共必以其正人主雖欲小肆其欲亦不可得若吏制制而具之者惟未以肆其欲好則雖欲不已如唐時賈易枝置選餉至死者相屬於道蓋不人爲民害若周官所共各有定制又且一開湯象宰象宰既得其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誰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非在此處

庖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庖之言也也裏肉曰積宜宮正疏曰諸卿者若輪人車人之類即冬官師云以其事名官也鄭康成曰賈氏謂賈知物賈

內饔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制烹煎之稱賈氏曰饔制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嘗事之在內者

外饔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制烹煎之稱賈氏曰饔制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嘗事之在內者

外饔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制烹煎之稱賈氏曰饔制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嘗事之在內者

外饔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制烹煎之稱賈氏曰饔制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嘗事之在內者

外饔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制烹煎之稱賈氏曰饔制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嘗事之在內者

百人

鄭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賈氏曰饔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者皆在外之事也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甸師外內饔養肉者鄭康成曰甸師以本饗火宰饗也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况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至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供鼎鑪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宜而助主於溫則享人雖微而倍豈不重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之

三葉

獸醫經莊子謂獸醫其甘味尤美而食者其衆
獸醫者物取其美則其官宜矣 賈氏曰獸
人病人之類有能醫得使則足不假長師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賈氏曰獸醫之官也 史氏曰凡醫皆乾肉也
獸醫成曰醫士 八史 八徒 十人

之爲醫二賦之焉醫一
酒正中人下十八人府一人史八人皆八人徒
八十人
鄭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 薛平仲曰酒以行禮
固不能不用而酒以亂德尤不可輕用禮記
篇周公之患惡矣則命士官分職之際豈苟然哉故
於酒止之官則以命士而掌政令以式法而授酒
材而爲酒爲樂者則以奄官女奚王蓋酒止以
如是之式而界之酒樂之人焉如是之用以入于
酒正之府內不可以妄爲而外有可稽驗事制曲
防之意遠矣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二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
士亦所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總酒者古
者從少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
之侍史官婢或曰奚臣女

王昭禹曰先上察心內志志以我其心外盡物
以致其外心水察之近陸產之醴醴物備矣二種
之酒八益之實美物備矣陸產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聘者莫
不咸在 物不可遁則一器不可闕運豆豉相禮
之舉也運豆之事各有司存此運人醴人之職所
以立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醴人奄一人女醴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醴而已故以醴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醴女奴總醴者

衡之事而官人之所掌則止於脩治宮室與凡供

十勞費之事而已

掌氏曰曰官舍掌事掌事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大

於此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善惡王氏詳說曰有王之玉有國之玉王之玉

不遇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器玉獻玉而臣玉府所

掌也國之玉寶器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瑞器

藏於典瑞非天府所掌矣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不可爲音正以分散四出權不歸一王東觀曰

愚按自大府至掌皮掌皮掌財賦之官然大府以下

大夫爲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入府既爲長則司

會爲屬乎人以大論小可也司會一官成有兩乎天

下之和若雖無財賦可掌簿書可職得以持法計

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宮世子與大夫宰相大臣卿大

夫大族其官提舉非大府比謂之屬於大府不可

也司會一官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此官蓋

緣先上郡無髮一取故容得記穀諸諸侯世所

以不立此官以爲人主不便已耳且如今內庭官

者比之外庭諸給數倍若司會一官只使須理會

去歲此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

易而持法以職出入之需者若實難其人本朝財

計總之二司微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

藏一司則用與藏兼之又口度支頗有似司會

遺意然不過與藏兼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掌天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之○四葉

必在藏之極推一歲之間乃得而會其歲謂之藏

藏幣上士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買四人各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數官府部都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以藏幣名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薛仲曰自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而百用足以如志士者衣服之用且於是乎取之則教美以華其躬將何所不可然則邦國之均裕於終者蓋可表之所以成其始也

掌皮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陳君舉曰古之皮幣乃國家所重天府所用甚廣故禮賓賓以皮幣為主觀當時皮事無所不備惟王之裘其皮事不會故知出人之數極多人較與貨賄相敵此所以亦屬宰府司馬為之長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內宰宮中官之長賈氏曰內宰治婦人之事太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太宰不稱外則掌統內王東轅曰應故宮中官不越二項宮正官伯宿衛之官官之環衛是也宮人掌上殿諸掃大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嫗御者所統則今之內內侍者都知是也其體其大其官其尊其長以下大夫共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李氏曰周禮之內除奄皆不命宦官之位大衆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或開外第之言固不可以譏辱後又渾雜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開門亦如之

鄭康成曰閹人可昏晨以啓閉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開門亦如之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癢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史氏曰今所謂小黃門是矣取其輕捷而能傳命

九嫔

鄭康成曰嫔婦皆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處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世婦

鄭康成曰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內外

女御

王昭禹曰預於燕饗之事則事之至賤非若婦有嚴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絕地婦人神不

相雜後世事於革祀後世官職神有不安此所而為妖於人自不得其安而漸歸於神舉人在上固人情而設產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祝祝祝之司在王宮則有女祝以女奴視者四人為之

女史八人奚十人六人

鄭康成曰古者天子有女史古記左右記動故為天子者不敢有違後與王同體言動不違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大上之內治故有女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上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工四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上婦人給掌功官之長宮正禮口述言職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典

陳君舉曰凡官悉謂上八先王以此人主者儉所係屬家利者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其國亂政必不得已也內官相親連如內小臣婦人之類則用官者耳

典絲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買四人徒十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一蠶所吐之絲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視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士官故取之盡備用之知泥沙無一分賴指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助

典采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采之為者謂之采典采者掌其物非一獨以采為官蓋為女功之正

內司服他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內司服他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夜縫官之衣 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五內衣服半掌官之五內衣服者不得以內司服別之

總人奄人女御八人女史二人

史氏曰布帛之成謂之布帛者不中度則棄爲無用之物而縫之爲布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定其衣服其制則刀尺絨練之末施其長短之制度已定於制中足使女御以制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樂下士八人府八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鄭伯讓曰鍾氏樂制以安國之前樂人掌絃索以充王后之用內國也司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追師下士八人府八人史八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師下士之名詩不追錄其章

婦人下士八人府八人史八人徒四人

鄭師曰有易有履名官特曰婦人者易止於朝觀祭祀時服之之服則無時不用也 徐卿曰履之方以象地乃別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運曰於南陽履微方面而別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夏采十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采羽衣高貴於朝官冕服之羽有虞氏以爲祿後世或無故改爲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鄭師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別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

總管家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而論之太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一公則論道經邦總理陰陽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官刑而正其治於宮闈之間宰大夫掌上下三公卿大夫掌更之信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下以至正官正官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士凡在王所問非止人使之司問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爲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爲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提舉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曰膳夫而主膳羞羹烹之調和師而下主禽獸魚鼈之獻贊帥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醴醴醴之物官人而下主宮室幕幕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祚始有所待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夫人主之心自視欲然不敢以自安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過於太宰者豈不有一定之式主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法式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掌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身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爲人主修身之端也猶以爲未也禮運篇曰深藏密藏親公卿大夫之時少絕宦官宮妾之時多故下者皆以法制故之夫人不列於官九種世婦夕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不遜取而輕擇內

宰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經家婦采追履之官亦皆上中下士高之小人僉人不不得則悉其間關焉之徒曾不數十國大異於後世之鳴瑞曳制令大憲而攝王前者宮妾朝奉平均一體而無物成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太宰皆得以道察之以至循循恩從便使令之徒寢處燕喜沐浴櫛視私便之事亦莫不皆取止於太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乖隔之勢此太宰佐王之入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東門家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一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是等與天子勢同或用內官或用女妾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家宰盡制御之泰深以環衛之人分人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太長長兵是家宰之職分爲三 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金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嬖人抱人以下今皆歸御供奉官爲之矣夫概先王所以朝夕親近上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

賈氏曰主教六設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
晉師下上八人晉四人舞徒四十人

賈氏曰擊鼓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故
無不在此者後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
官也

教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八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教人掌教六館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
此

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四人府二人史四人晉二十人
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牛牛者詩曰逮謂爾無牛九
十其祥特者九十其餘多矣 賈氏曰鄉引詩者
遵經牛多故徒有一百人牧之也

充人下士八人史八人晉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斂祀也奉饗牲而祀之 劉義中曰
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免羣蕃
然全羣也蓋將用以爲牲而保之十九人

被師上士八人史八人晉四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被之章事也事民而祝之被師者閭師
縣師漢人均公也

閭師中士八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餼六鄉賦貢之稅者 鄭錫曰六謂
六鄉之中二十士也 閭各處閭官以視官之
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所掌者一閭之
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鄉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
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

也蓋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
成謂故民之役直督其親氏者其說恐未盡何則
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爲近民之官
而已當以縣師視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
小都之縣而掌徵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
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
是故也若夫五比之案則合而爲一閭閭之百家
一比則未成爲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
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卷之問
然後知之焉其甚悉名聞之意殆由此閭師之任
既爲匪輕故雖以中士爲之而命名曰師直矣

縣師上士八人史八人晉四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無居中
焉 鄭氏曰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外人民六
畜車馬之數及徵野之貢賦輸以內於外也以縣
爲官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注於是
詳焉

遺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四人府一人史四人晉四人徒
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
均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四人府一人史四人晉四人徒
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 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
所不均與士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爲主士均所
均以地爲主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八人府一人史八人晉十
二人徒百有十人

薛平仲曰天師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
主所以承天之責以養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
以爲由已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與中登之
中大夫下大夫之實職之長善教失之任使主人主
無動不審所以養天下之本 楊漢仲曰書大師
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案幸卿之
職也以爲官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
任卿之職今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可
徒 冢宰職職掌王璽誥主受寶以教國子爲
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矣安得以爲周
名之師保哉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八人府一人史八人晉六人
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
者護其身以輔翼之也皆諸道

司諫中士八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鄭錫曰官以諫爲名乃諫主之職周家保氏諫主
羣乃爲冢宰司司諫何郭亦以爲于者處心不在
一身而在天下己之節已成而無過非欲天下之
民有德而後無過焉爲民諫司諫官已有其職之
師爲民諫故特設之有諫官之保 王東原曰愚
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司而設於教官之屬以
德行進賢之職官自鄉而行之典與樂舞之事皆
自鄉而後之焉 鄉里之閒好惡不一而學術之
或偏廢者不公處選舉之未實則流弊繁而無

之先王所以寄耳目於司諫而通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道者實任乎此輒糾正新猷之體便更有檢察核實之意

司教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教諭示也以禮防暴人之過者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人

史氏凡人之心方其有禍則怒怒則爭爭則藉

讒在斯不顧也及其怨隨已成故傷被執退若其身已無半路追念其父母老幼不可復見未始不悔然而彼旁人之不若校止先王可知人情之隱

設調人以諧和於婦使不至於此地忠恕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司媒也媒令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稱媒曰媒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天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民既為之設媒氏以遂人之人欲矣而

就利之心豈可不放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備固易辨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繩之則情為紛紛殆有不可得而繩者故司市必以大夫為之

之長而賈人之賈其成廉人之欲其布亦各上為之其大經固已畢矣而賈處夫情勢少不勝窮而

耳目不足以盡防也故其肆肆之謂固有深細其情偽而為耳目之用者必於是自胥師至肆

長大胥之為大頭領於市道者必使司市時之故橋於司察前則以為官督善於物價者則以為

賈師司理以禁閭閻可格以統蓋故所以變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共實見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

各化其司焉彼其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搜於

肆市者皆不得得客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人

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

賈者能無淹泊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公平之

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廉人之征布而

制散散之權焉以濟市政之窮因民之相求者

於是定志矣

賈人中士二人下士十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鄭康成曰賈平也 鄭鑄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

爭利之心賈欲賤賈欲貴價若不平均爭競之端

起則求立賈人以中士一人為之主平定物價既

治其賈則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賈人中士二人下士十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數市五布而名官曰廉人以其布出

於市陳之中也 李晃齊曰先王為治市而設官

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廉人其餘惟在於防

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應之政輕重之意可舉

兄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胥

史司錢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一肆則

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

肆長市中紛擾役者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

之繁非以為利也也市肆之民日趨於上之虞者

未必不由乎利也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

司錢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廉人治之

以司市防爭利之端斯民於詐偽也

泉府中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易氏曰泉府官列於天官今乃別於地官司徒之

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一人史八人賈四人徒四十八人每門下士二

府一人史八人徒四十八

鄭康成曰司門主城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

司關上士八人中士十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十八

人每關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十八

鄭康成曰關界之門 鄭鑄曰在國之門則最

昏為啓閉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當運貨賈之路而

已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十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一人徒

二十人

鄭康成曰節禁者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達之地自遠郊達乎城中有公邑家

邑小都大都 王氏詳說曰六達之官與六卿之

官一同六達之法與六卿之法一同但六達之官

卑於六卿一等六達之法與六卿相若異則耳且

以鄭達官一等六達有六卿但為六達則為遂人六卿有司司徒在六達則為遂人六卿有司司徒在六達則為遂人六卿有司司徒在六達則為遂人

古制舊而訂新開通變遷最爲急務的人下之利去惡審其爲訓也言常誦說之謂乎易氏曰此二官爲工部所設也且地屬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上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諸地事之則若謂訓言天下之方志以諸觀事之職豈非巡守而督撫守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聽過其所欲主於五典典氣燁燁焉其則本朝事異與否防不爲之備察其利害總志則非臣子愛君之深故上謂於諸地事之後爲之通達應以釋地物而實其生以諸地事者此以廢主本爲主也訓謂於諸觀事之後爲之通達應以諸地事以知地俗者此以本舍居處爲主也一者既治其應則能精於其利害總志然後雖大庖人得以別其品享大宴舍得以辨其貢一官實左右之

通訓中士八下十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前謂說四方所通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

山虞每大山中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人中士八人史一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小山下士八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樞家之所資者厚民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動民銳利之心驅而棄之於下豈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爲之慮爲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人史四人胥十人八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麓小林麓如小山之麓

鄭康成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用衡每大山下七十有二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山下十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小山下十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用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源流賈氏曰官及胥徒多者以其用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澤康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人中士八人史一人胥八人徒八人小澤小數如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數禹貢曰九澤既陂關雎有八載

述人上中士八人下士八人史一人徒四十八人

賈氏曰掌邦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

非人中士二人下十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 鄭康成曰非之言職也金玉未成器曰璫 鄭康成曰貨貨西貢不設官以守則衆族臣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

上虞世治治之官原起於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賈氏曰角人至掌鑒亦是政職官故在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服膳則用以爲膳失則用以爲括物之資料多矣

掌葛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

掌染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染者藍蓐染手之屬

掌染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麻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麻大給月令孟冬進大水爲蠶

羽人上中士八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薛平仲曰逐百建衡之官舉而掌鑒之職莫不有職君子所以治野人者爲矣而天子之圖游始兒

達此謂之圖游信非衆出以爲圖固使民不得衣食者此也

場人每場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場人以掌天子之圖則不民以其所同樂也然可樂者車易流則當務之急者易達此場人之官又以判於此也夫以場人掌圖之場圖而場人之官且曰每場下十二人府史各一人徒一十八人則場圖之年國中者愈亦多出是觀之先王

始終於農事者固於此乎兒場圖隨在而有者亦於此乎兒地利差無遠於國中矣

虞人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二十人史三百人

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爲管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設於倉爲儲蓄之備也先儒以虞爲穀米以倉爲藏穀故虞人官必爲用下大夫二人史之百級而春塗以爲米則米之爲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畧哉是以虞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

之屬焉然康人之後必繼之以舍人舍人之後必繼之以司祿不為無益蓋舍人之職其主官中官府之天全者也而官中官府之稱食又非穀祿比於此者無以均之明所以為奢廉情恥之本者得無有賴於自公忠食之際而請行於私昵之間其弊有不可勝慮矣是則舍人所以求之也若夫祿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庶人之代其排多寡高下固有定數矣彼其以田賦祿而征其租上以供主顧下以享子嗣給私奉養子孫又非一時稍食者比於此焉不知所以裁之則無功受祿者有矣有侯之制而世祿之害鮮克由盛者亦豈無自而致哉是則司祿所以失之也是蓋先王設官設祿之故故叙叙其設官如此舍人上士一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一人

賈氏曰舍人主米穀故與康人舍人連類在此舍人中十四人下十八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一人
項氏曰舍人掌祿者也
司祿主四人下十八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四十一人劉敞曰司祿者司祿祿先保祿為祿矣不然何以與舍人司祿司祿易氏曰司祿通祿可致矣此皆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府司至祭天之司其司祿而特見其敘數則受祿之鄉氏司祿為文官第大星祿之官祿也則以享天下之役教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依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

關乎天數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二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憲司憲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主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尊如司祿之於敘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類同其義可相失

司祿下十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一人
黃氏曰舍人諸人掌人皆宮中之事以用敘故屬地宮春秋敘祭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職

陳君華曰自華太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其內外則食者反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養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共奉天子飲食而必學之外朝之上大夫者蓋恐內官奄人主功於飲食之中而細總其意以導誤滿語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識以檢防後後過絕能保所以正人上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內外朝見食者之食見於養人之職而主之養人意者養後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內府者是也類考叔為續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待禮愛賢之義而養人共食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

養人奄八人女養母奄二人養五人

陳君華曰自華太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其內外則食者反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養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共奉天子飲食而必學之外朝之上大夫者蓋恐內官奄人主功於飲食之中而細總其意以導誤滿語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識以檢防後後過絕能保所以正人上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內外朝見食者之食見於養人之職而主之養人意者養後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內府者是也類考叔為續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待禮愛賢之義而養人共食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

養食者乎至若內外朝之係祿履給則所以掌之者固有其人非盡出於一奄人之下也

總論司徒官職

陳君華曰司祿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兵司空治事而大官治典最難故然其職無非切於士后焉夫大綱統出治之所猶司寇也至於地官掌教則又難曉焉以屬官考之自郭老至比長官連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甸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甸師至甸人皆掌財賦征伐之官自甸師至甸人皆掌市井自司門至甸師皆掌門關自旅師至甸人皆掌門關自旅師至甸人皆掌門關自旅師至甸人皆掌門關於場人而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役於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齊師司教故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墾鄉里征敵討賊掌官山澤紀綱市井管鑄錢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說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耳如鄭遂關市山澤之官悉分托焉由非專掌其事是以教官為後世治文憲謂之通授者說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筵始八八為井五為軍市有樊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以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處不易事而同心誠生厚而德易易進而淳龐以服從今是日教典師保故訓錄之官則其導教訓禮刑令皆從之者也而豈徒謂是族屬詩造風化之所由至乎王君之本無非田園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軌範總理之言不參於廟堂往往大臣能受學博上弟子員則曰是有志於教化者何能以納民於善也 呂氏曰

